

前奏

編者

"Never lose an opportunity to see anything beautiful. Beauty is God's handwriting."

—Charles Kingsley.

「不要坐失一個時機去觀賞任何的美。『美』是上帝的大手筆」。這是英國文學家金斯萊對於「美」底讚美的話。

誠然，一切的美，都是人類精神一日不可或缺的糧食。沒有了美，世界便會黯淡，人生便會感到枯寂。

美有種種，一種是自然的美；一種是經了藝術家的融化而再現的藝術美。自然的美，可以用直觀去感到；藝術的美，我們却要跟着聯想而感得，而了解。

現在已到了紅紫成蔭春光明媚的時季了。

生長在都會裏的人們！這正是結伴尋春，領略一些自然美的時候到了。

可是上海自淪為孤島後，很不容易去找尋一些山水。一切自然的美，祇能在夢幻中去領會了；一切自然的神祕，祇能到夢境中去探尋了！

藝術家的情感，有人說，便是世人的情感，那末，藝術家所描繪的畫境，無疑地便是世人所憧憬的夢境了。

丁光燮先生長於風景畫，所作頗多發揮着「鄉土的愛力」。當這個春天，當這個孤島上的春天，流落在這個島上的人們！如果你感到生活覺有枯燥，你們可以來享受這畫面上的畫境——也是我們日夜所思的夢境！

這裏，不僅有春天，有春夏秋冬的四季；有晨曦夕照的朝暮；有仰首可以望的明月；有低頭可以思的故鄉。在這個小天地裏，可以「興」，可以「感」，可以流連，可以……。



作變光丁——麻桑徑一

自然的驕子——風景畫家

顏文樑

前歲意大利近代畫人查農 (Zanon)，他因為要一遊東方的水邑——蘇州，事先，曾有信給我，說將由滬僱小舟一葉，專誠拜訪東方的水都。後來雖然沒有實行他的話，——鴛舟來蘇，但是卻在蘇四圍的湖光水色中，飽遊了一個暢快。他纔是蘇州遊賞的第一個知己。

法風景畫名家杜賓尼 (Daubigny) 背了畫箱，在意大利徒步旅行了二年。

這種深入自然的態度，確是藝術家必具的許多條件中的一個。

米蘭 (Millet) 說：『一個健全的藝術家，要使自己的印象，屬於自然，要使自己身心，沉沒於自然，要使自己全部，和自然相融洽。』

巴比崇畫派諸藝人的捨棄了都市生活，相率地到巴黎附

近的鄉村裏，作着畫，摹着自然，無非欲追尋造化，發揮自然的神奇！

本來，大自然所蘊蓄着的美妙，並不是人人可以感到，也非人人可以窺見。惟藝術家的觀察，必較人人為深刻，他對於自然的認識也較人人為精深。所以，自然的偉大，至於何極？藝術家可以為之啓示；自然的神奇，至於何底？藝術家可以為之探尋。荷蘭的萊司達爾 (Ruyssdael) 何伯馬 (Hobbema) 波特 (Potter) 枯滋 (Guppy)，法之杜賓尼，盧梭 (Rousseau) 米蘭，忒洛永 (Troyon) 可洛 (Corot) 英之康司泰勃 (Constable) 太納 (Turner) 等，或則華麗鮮艷；或則精緻幽深；或則樸素篤實；或則瀟灑多趣；氣象萬千，我既一一禮讚他們的作風的偉大，譽為大地靈鐘所毓，我更彷彿親與自然相接近，重於自然得新的啓示，新的了解。

抒情在風景畫上的價值

黃覺寺

沒有一幅繪畫，可以離開抒寫情感，而具有真切的價值的。風景繪畫，更是對於抒情，具有特別深刻的關係。

過去——歐洲文藝復興期前後，風景畫祇為一畫中主體的襯托，並不單獨地具有獨立性的。文西（Vinci）的那幅「莫娜利莎」——一個微笑着的女子，在這幅畫內，有悠遠的遠山，有縈繞的流水；但這些風景，都祇是陪襯着，或是裝飾着這幅畫而不是為主物體。不過，在這幅畫內的主體——少女，正因為有着這樣美好的風景襯托着，便加倍發生了美妙。換一句話說，在這幅畫內，她微閉着的雙眸，她心底微顫着的呼吸，都是那遠山，那流水，在那裏低吟着，伴奏着，使這幅畫更充分地增加情緒。

以後，荷蘭的畫家，把那些溪泉瀑布，海色山光，單獨地在繪畫上作為題材，畫布上便可以專繪一些風物，而不必以人物為主物體了。在那個時候，風景畫卻像一種形式單純，感情高揚，組織複雜，構想高遠的沙諾達（Vanotat）一樣，——從伴奏而進入單獨的演奏了。於是荷蘭的風車，磨坊，帆船，海濱的屋舍，便一一入了畫面而成為主物體。一切自然的美麗，一切自然的神祕，都充分地開始在畫面呈現，給予我人以新的感覺了。

以情緒的節奏，具體地表現人類的心靈，是風景畫最高的目的，至上的依歸。

柯勞的作品，有微風一樣的輕妙，所謂行云流水，妙造天然，在他的色澤裏，包含着詩的韻律；康司太白爾卻如暴風疾雨，歌頌着自然的偉大；米葉之作，天機活潑，很像他畫面上所描的村姑一樣，是朴實無華的；近世紀的諸風景畫人，大多向着懸擲動人的路上走，所謂力的表示，醜惡的頌讚，描寫的範圍，也不純屬於自然了，高大的建築物，工廠的煙突，蒼藍的天空和絢爛的紅屋頂，都一一收入畫面，發揮淋漓雄勁，辟薩洛，昔司來，都是充分地表現着這些特性。

俄畫家康定斯基，更抽象地在畫面，把線條來演奏着內心的，神祕的，音樂的響，在他的畫面上，祇告訴出一些錯綜複雜的線條的組合，在形體與色彩，只是精神地，玄妙地顯示。

時代不息地前進，作風有時有變易；但畫面上的情緒——即作家抒寫情感處，是永不變易的，永不磨滅的。

祇要畫面上能夠表現出作者的情緒，這情緒能夠傳達給任何人，我們可以不管其形為線，為點；其色彩為光輝為陰

荒島詠 路 邁

遠古之紀人跡不到的荒土，
億萬代前龐然大陸的子遺！
嗟嘆於殘陽裏的重重網壁，
有誰曾刻劃過孤苦的歲月？
許在銀色浪花環擁的崖下，
正橫陳着半朽的碎舟殘骸——
噫，每逢星月皆不見的暗夜，
飄海客常是不幸的獻祭者。

x x x

那島上定有迷人的歌聲，
會攝去思鄉病者底靈魂；
而低處應是豐饒的草原，
散懶着肥腴的綿羊之羣；
在一處傍海的堅石之下，
深埋着古代船長的寶藏；
冠紅羽的海盜以此為家，
被殺的孤客却永葬洪濤。

x x x

有誰在荒島上建立過王國，
曾飄揚着表徵萬世的旗幟？
除非啄魚的沙鷗偶爾逗留，
薩蒂爾〔註〕亦不願在這裏獵色。
那上面絕無一莖金黃麥穗，
有的是終古之寂寞與荒涼——
水手之家築在海上的夢裏，
而荒島的繁榮却遙遙無期。

（註）希臘神話中的山林幽深之靜，性喜女色。

猶，其人為文西，何佩馬、柯勞、米葉、康司太白爾、秦納、辟沙羅、昔司來、康定司基。我們更不必追詢他們的派別。
要是唯派別是尚，唯偶像是崇，忘懷了作者本身的情緒，那麼離文西，何佩馬，柯勞，米葉，康司太白爾，秦納，辟沙羅，昔司來，康定司基輩再生；其藝術為再現，但也不過徒具軀殼的蠟質偶人一樣，是缺乏靈感的。

英國名畫家梭諾爾茲（Sir Joshua Reynolds）說：「一間房屋裏，懸掛了畫，就是一間房屋裏懸掛了思想。」「A room hung with pictures is a room hung with thoughts」甚麼是「思想」？「Thoughts」便是作家當制作藝術時所體驗，所低徊，所縈繞騰際的至尊無上的靈感，也便是作家抒寫出來的至可寶貴的情緒。